

老師說

文◎紅蜻蜓

圖◎M.KIDNEY

他們說這個老師很怪。

從大一開始，我就耳聞不少關於這個老師種種「偉大」的事跡——

他們說她的考卷從來不改，還說有時候連考卷都是別人刀的，我很奇怪那要怎麼給分數？是用抽籤？還是吹電風扇？

他們也說上她的課，一定得到，即使睡覺，打屁都行，就是不要跳課被點到，否則死路一條。還有，透露消息給我的人很神秘地說，期中期末考前最好搶佔前三排，點到名的會加分。我想這可是武林祕笈，趕緊記在記事簿內。

他們又說她講的話分二種，上課講的可以不聽，下課後講的一定要聽，所以就算是很多人圍著她，還是得擠進去

聽，不然啊，漏了消息可是自己吃虧！

我漸漸對這個老師產生興趣，一天天地期待著上她課的日子早點來到。對我而言，上她的課好像變成一種冒險，興奮緊張刺激！又像是等待一場比賽，我想看看我的對手到底多厲害！

我握緊雙拳嚥了下口水，翻開書本，今天她的第一堂課。

「各位同學，在先前上課以前，我先講一講我們上課的方式。我們上的課是按照第×版的××。由於今年剛改版，我看過比較之後，發覺有很多新補充的地方，所以希望各位同學趕快去買書。今天我們先上一點，下次再上課時最好有課本。」說完話，班上慢慢有嘈雜音出現，聲波在空氣中相互激盪，這裏一

圈那裏一圈，終於一片渾沌，一陣嘩然，哄——哄——哄。就在這時候，她的視線離開她說的要買的新版的課本，往上一抬頭，慢慢地轉動視線，由左到右，從前到後。在和她的目光交接的那一地帶的那一刹那的每一個人，就忽然間縮起了脖子，低下頭來，也順勢把講義收起——雖然每人口中仍是念念有詞。我到時了解，這次的對手真的不是好惹的。可惜啊！我的三百廿元。哎呀！可得趕快低下頭來。聽說她記人的本事也是一流的，萬一被她記住我這副不甘心的表情，那可就糟啦！

第一回合的仗我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！一開頭就被坑了三百廿元，拿到一本跟從前沒啥兩樣的磚頭。不過沒關係，「壞的開始是成功的另一半！」還有整整的學期要過呢！大家騎驢看唱本，走著瞧吧！

嗡嗡的電風扇在頭頂上不規則的抖動著，真擔心它一不留神砸了下來，奇怪！學費一學期叁萬多，怎不換台冷氣呢？空氣中飄浮著夏日特有的悶熱。我拿出手帕，擦了擦鼻頭上一粒粒沁出的汗珠，順便摘下眼鏡抹了抹。她的身影卻也和她的聲音一樣愈來愈朦朧，模模糊糊的，我好像在潛水一般。想了想，原來手帕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濕透了！可真熱啊！難怪會模糊不清好像霧裡看花



。可是怎麼她的聲音也是咕嚕咕嚕的一陣陣的呢喃？好像鴿子叫呀！我開了問隔壁的K棍。只見他露出見怪不怪的神情，一臉不屑，「她又在burnur了！每次都這樣，不要管她啦！反正回家看書就知道了！」

我想了又想，很納悶。今天難得座在前三排，怎麼可以這樣勞而不獲呢？不管了，我的對手可以不尊重我，我卻不可藐視我的對手，這是比賽的信念！所以我掏一掏外聽道，揉了揉耳殼，費力而勉強地辨認她的聲音。哎！真的比聽IORT還累。她到底在講什麼？現在的我開始由衷地佩服班上的K棍了。在這種瞌睡原子彈的轟炸下仍能站立不搖，可真是神，神經病啊！哎！怎麼可以亂罵人呢？才說過要向K棍學習的。拍！我打自己一巴掌，K棍側過頭來看我，我笑了笑，做個打瞌睡的動作，看來第二回合我又輸了！

再來的日子真的是沒啥好說的了。每個星期一的上午總得面對她沈悶無聊的課。這還算好！最氣的是有時候明明下課鐘都已敲了十分鐘，她卻還喋喋不休的講著課本上的習題。天曉得這些習題幾乎每個人都懂了，什麼有效數字的零要不要算，什麼小數點後的零要算不算的。要不是怕她點名，我早就像班上一些玩棍早早走出校門坐在通產吃著豆

瓣魚了。說實在的，只要她上課時少講些罵學校，罵學生的話，再準時點上課，也不必裝模作樣的每堂必定拖過二十分鐘才下課。早知道這樣，我就聽學長勸告，買個麵包進來以備不時之需。哎！現在說這些都已太晚了。「起立！敬禮！下課！」抬起發軟的雙腳，走向餐廳。看來今天又得吃殘餚剩菜了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如梭。發明這句話的人說得可真對。上她課的日子我就好像是個梭子似的，每次從2202後門走進去，又從前門走出來，青春空蹉跎，怪得了誰呢？

今天剛考完期末考的最後一科，疲倦的我坐上公車就想睡覺了。好睏啊！才一閉上眼睛，無巧不巧的卻見她也上車了。奇怪！坐了一學期的公車從沒見過她，怎麼今天這麼巧？這還好。只見她直往我這邊走過來，走著走著就坐在我旁邊的空座位上了。我轉過身去向她打個招呼，行個禮，心裡想說這該沒事了，卻見她「櫻唇」微啓，說起話來了：

「你是不是大山國小的林美秀？」

（好像在那首歌聽過？）

「是啊！」（奇怪了！我在說啥？

「你是不是對老師有很多不滿？」

（她的嘴角是往上翹的）

「沒有啊！只是有幾個問題想請教老師。第一點，老師的考卷到底是不是您自己改的？」（我該改名林大胆了，我想）

「說起這個問題嘛，我先問你，你知不知道我一個人要教多少班？我要教這麼多學生，改這麼多張考卷，哪有可能每一張都自己改？拿給助教改不行嗎？就算沒拿給助教改，難道說憑我認人的能力，我還分不出你們班那些人是用功，那些人是來混的嗎？你們也不想想，要不是我加分，你們班有幾個能過呢？你們學生的本分就是唸書——唸書——唸書！考不好不怪自己，還來怪老師，這樣對嗎？」

（我不斷的點頭說是——是——是！可是還是忍不住又問了）

「坐前三排的有加分，是不是真有這回事？」

「是誰散播謠言的？你們覺得坐前三排的分數比較高，那是因為坐前三排的比較用功，比較會提問題發問，我比較容易認得他們，分數自然比較好。誰像你每次都躲在人堆中，打瞌睡，聊天的，給你好分數才沒有道理，你說對不對？對不對？」（這回她可兇了，指著我鼻子說話）

「那為什麼要換課本呢？好像跟去年的版本差不多嘛？」

「什麼差不多？你有沒有整本翻過？到後面幾章幾乎全改了。你不服氣？是你們班上課太吵才教不完。你們怎麼不檢討自己？還說呢！上課吵得要死，害我每次講到後來音量都不得不放小，回家還得吃喉糖。說到你們班我就氣，上課不帶課本的有、打瞌睡、聊天的、上廁所進進出出的有，你以為我都不知道嗎？我是睜隻眼閉隻眼，還幫你們延長時間，害我下課後都鬧胃痛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檢討！改進！改進！——」

只見她巨大的食指不斷在我眼前晃動，說著說著，她整個身軀站了起來，左手叉腰，右手向我額頭指了過來，我想逃卻被車窗卡住，喊救命卻喊不出聲，四周的人影一個個伸出手來，「改進！改進！」一幢幢巨大黑影向我包圍，我覺得我愈變愈小，就快要被這股黑色洪流吞沒，我冷汗直流，不要推我，真的我會用功唸書，不要推——

「先生，總站到了，你下不下車啊？」

我睜開眼睛，原來是司機先生在推我。看看四周，哪裏有她的踪影？原來是場夢！

該回家了！我想！

他們說這個老師很怪！

我不知道是老師怪！還是我怪？